

梁溪先生文集

二

梁谿先生文集

文

四十一
四十二

沈括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表劄奏議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宣和七年十二月詔求直言時

任太常少卿上封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宣教郎試太常少卿臣李綱謹昧死再拜上封事 皇帝陛下臣聞忠臣不避誅以正諫故能濟患難而圖安明主不以人而廢言故能協

三百九十六

卷之四

列傳

智力以自助臣愚忘生觸死願效區區之忠惟陛下留神幸察臣近以太常職事贊導郊禋竊見陛下裸獻太廟十室朕心感動涕泗橫流侍祠之臣仰助惻楚然臣以謂陛下念祖宗艱難之功必思所以持盈守成慕神考劬勞之德必思所以繼志述事况於宗社之大本生民之大計得不深慮而熟察之乎臣伏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追紹先烈所以持盈守成繼志述事者無所不至遠欲攄祖宗之宿憤近欲成神考之貽謀因契丹之襄亡復燕山

之故境此誠不世之功而甚盛之舉也然而謀事之
臣動失機會統兵之將多違指蹤糧餉有飛輓之勞
賂遺有貪婪之患金國敗盟羽書狎至常勝失守存
亡未期自燕地以南無高山深林險阻以爲捍蔽自
大河以北有頻年盜賊郡縣爲之蕭然設使犬羊之
衆蠽結蟻聚侵邊徼而摩封疆將何以禦之此誠
宗社危急之秋陛下側席求言而忠臣義士奮不
顧身以報國家之日也竊聞有旨召侍從之臣聚議
各具所見以聞有以見陛下焦勞慨然有納用群

策之意臣以庶僚踈賤不獲與議諭之末竊自傷悼
父抱孤忠考古揆今參之天人之際日夜念此至熟
仰荷陛下知遇寧忍緘默不言以圖補萬分之一
敢忘越職犯分之罪冒進忱辭惟陛下赦其狂瞽
而詳擇其中臣竊謂當今禦戎之急務雖在於選將
勵兵多方捍敵然要須知其本原敵乃可制杜牧所
謂上策莫如自治而以浪戰爲最下策者誠爲知言
前者已不可悔後者猶可圖也臣謂治其本原者其
說有五一曰正已以收人心二曰聽言以收士用三曰

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曰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曰施惠澤以弭民怨臣所謂正已以收人心者比年以來般運花石舳艤相銜營繕宮室斧斤不輟製造器用務極奢巧賜予之費靡有紀極燕遊之娛倍於曩時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羣心蠹耗邦財斬刈民力積以歲時馴致今日之患非偶然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凡此數事特皆陛下耳目玩好嬉戲之具於事爲甚輕然而實害天下之大計於體爲至重斥而罷之一

劉備

念之頃斷自聖心夫復何難此令朝行人心夕改所謂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修己安人而比隆堯舜者陛下豈不優爲之臣願陛下降明詔罷花石之運停營繕之工減製造之局省賜予之費節燕遊之娛凡應奉之物一切禁絕如已詔停罷前項數事更願以至誠惻怛之意加之深省前失無以事勢稍緩即復施行要在使衆必信上以昭聖德下以收人心在乎臣所謂聽言以收士用者比年以來忌諱衆多人材鮮少諂諛之說日進忠餽之言不聞讐讐一人之

身衆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藥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夫中材之上正須崇獎乃敢展盡况復摧抑誰復納忠是以大臣以將順爲任職而不肯諫小臣以畏縮爲得計而不敢言侍從之列懷榮寵而謀身臺諫之臣舉細故以塞責習熟見聞致今日之患亦非偶然也書曰后從諫則聖傳曰武王謗謗以昌以陛下之明而招徠羣言廣諫益聖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者况區區之夷狄何足深畏孟子曰聞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况以天下之大而

畏夷狄哉方今賢士大夫或伏於下僚或遯於山澤以陛下無至誠聽用之意皆閉其言而弗出平日陛下所取謀而聽用者不過左右近習之臣陛下以今日之事思之果能有濟乎臣願陛下降明詔求忠讜之言延草茅之士許侍從同薦或自薦達便殿賜對不拘以時使之展盡底蘊虛心以聽之言而是舉行其策而隨加擢用言而非加慰勞而勿復譴責仍於詔中明著憇往年求言加罪之失凡百忌諱一切蠲除上以廣聖聰下以收士用可乎臣所謂著

財穀以足軍儲者臣聞人以財而聚兵以食爲天雖有良將銳卒非財莫能使也雖有金城湯池非穀莫能守也財穀之蓄平日猶不可緩况於用兵禦敵爲持久之計哉比年以來用度無節侵耗日多財匱而府庫虛穀散而倉廩竭物力旣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今日所以給軍費不知陛下於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內帑而內帑有盡取之封樁而封樁已無取之闔閭斂散之術而榷貨之法已殫取之橫賦暴斂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當苦節以爲足用

之計耳近者置司講議失本末先後之序凡所裁減類皆毛舉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謂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初未嘗裁減也況於權臣貴戚近幸之臣開端援例以沮壞之有裁減之名無裁減之實怨謗紛然何補於事今日之勢迫矣屯兵數十萬糧餉錫賚其費不貲又將取於吾民如前日之免夫錢則四方盜賊圜視而起豈不趨禍亂哉臣願陛下深思熟計如臣前所陳既罷花石營繕製造賜予燕遊應奉等事明詔有司將常日逐項錢物盡歸版曹別項

持管專給軍費御前不復取索有司不進關子有不
如詔重賓于法又詔宰執文武百官俸給米麥減半
宰執及觀察使待制以上官在京有物業者仍令各
進家財以助國用事平旋行給還在京上戶願進者
聽優與官職又詔諸路漕臣以上供斛斗及自御前
撥降錢帛日下於淮浙汎流州軍高價糴穀多方措
置入船星夜起發以實中都斷而行之勿爲浮議所
沮財穀充物軍儲有餘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審
號令以尊國勢者臣聞人主深居九重之中所以宰

制萬邦役使羣衆者莫大於號令號令者國之紀綱
也其在天如風雷在人如血脉風雷不失其序則萬
化成血脉不悖其理則四支運故人主之於號令必
審諦而不妄發則威信立而國勢尊下之仰上如天
惟其所命民之視君如心惟其所使此帝王御天下
之常道也比年以來發號出令初莫之審朝令夕改
初不必行密降寧出而三省密院不與知東以峻法
而給舍不敢駁夫元豐疊正三省密院之制皆所以
奉行天子之號令也二三大臣與夫給舍之官皆

陛下親擇而信任之者也號令之出而二三大臣或不與議號令之行而給舍之官不得舉職是朝廷爲虛設而政事之出所以多門也首尾衡決先後錯忤有司疑於趨赴四方無所適從陛下方以揔攬權

綱爲得計而不知國勢已卑矣臣願陛下深究神考設官之意每下號令必與二三大臣謀之無使非其人者得與其或未允聽給舍得以審駁令出惟行而無反汗之譏信賞必罰減去私意則州縣將吏兵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夷狄不難禦也臣所謂

施惠澤以弭民怨者臣聞民之恃財以生猶魚之恃水以活也王者之澤被於民深譬如江湖散漫悠遠魚於此而相忘豈有他哉用之有節取之有道不奪其所以相生養者而已比年以來用度既廣取於民者常賦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則有和糴有常平司和買有應副燕山和買米穀則有和糴有均糴有補發上供和糴有應副軍糧和糴有撥發鑿運司和糴名曰預買無錢可敷名曰和糴其價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鈔書准折衆戶共分皆爲虛名無用

之物此外又有茶鹽敷配課額賦吏猾胥因緣侵漁
一家之產隨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飢寒轉徙得
平東南之民耳目見聞水漕而陸輦者又皆花石應
奉不急之物愚民無知以謂奪其父子兄弟夫婦所
以相生養之具盡於錙銖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費
欲其不興怨謗何可得哉是以頃歲江浙巨盜一呼
從之者颺舉而雲集東北嘯聚至今爲梗職此之由
方今邊鄙震聳人心驚疑深慮窮民復起爲盜則腹
背受患何以支吾臣願 陛下明詔州縣凡積歲欠

資並與放免近降措置財利指揮如鈔旁錢免行錢
醋息錢之類一功停罷庶使民心安妥而姦猾不得
以搖之此不可緩之策也臣前所陳五事如蒙 陛下
下詳察而施行之則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其大槩
已舉矣變危爲安莫先於此至於選將勵兵多方捍
敵之策臣請試爲 陛下陳其梗槩捍敵之策其說
有十遣大臣之有智謀權略素爲天下之所信服者
爲大帥盡統諸將聽其節度推轂授師不從中制使
兵勢不分一也選諸將之鷲勇有謀素爲士卒之所

信服者各將所部分據要害之地使緩急首尾相應
可以抗敵將不足則募大小使臣武舉及第或曾立
邊功者召問方略搃而用之二也遣畿甸禁兵不足
則揀擇雜役諸色廂兵之強壯者又不足則起河北
又畿甸保甲又不足則募民之願爲兵者務令數多
張大形勢使虜莫測又以羽檄起天下兵盡赴京畿
使無外重內輕之患三也恃河以爲固旁近州縣屯
宿重兵營壘相望以衛京師持重養威勿與之戰待
其糧竭勢衰然後議之四也屯戍將兵糧餉錢帛皆

自中都應副優加撫恤勿使闕乏別置將兵防護餉
道五也並河州郡選擇守臣素有風力可委任者易
去疲懦許以便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
於閼發務在協力公心推選六也募文武小官有膽
智辭辯者授以高爵奉使兵間卑辭重幣復約和好
人民入保使進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大羊之衆難
以持久八也按地圖相形勢命並塞諸道控制要衝
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退有所虞不敢深入九也夏

戎竊伺中國久矣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心今起
西兵而召其將帥彼或謀知敢肆猖獗又生一患則
陝西河東諸路不可不虞十也凡此十策雖腐儒之
常談然不可不察更願 陛下召宿將知兵者與廟
堂深計之昔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乃命周亞夫等
三將軍軍霸上棘門細柳以備胡文帝親勞之禮成
而去臣願 陛下命將帥統六師屯于近郊訓練士
卒 陛下親臨以講武振揚天聲以勵士氣鎮之以
靜臨之以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亦一策也夫夷

狄敗盟侵犯邊境自古有之唐太宗時突厥頡利飲
馬於渭水去長安不百里太宗興六騎幸渭上逆折
之頡利遂遁本朝景德中契丹犯澶淵去都城纔數
驛 真宗渡河親征契丹遂和何則師直為壯在我
者理直而有備士心奮勵氣固足以吞之臣願 陛
下先留意於自治者而以捍敵為餘事自治之策尤
以收人心為先不可以為非今日用兵之急務也昔
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
得免太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去之岐山之

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非得人心則雖將避狄人誰與居况欲合衆智協衆力使將帥忘生卒伍用命士有死志民無離心以捍難制之虜爲宗社蒼生之計哉願陛下無忽臣聞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前事之驗後事之元龜也臣昨於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變故嘗具狀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徠讜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意實有所懷以謂陰氣大則恐有盜賊猖蹶夷狄憑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見

難於顯言故欲面奏蒙謫降遠小監當雖抱愚衷不能自達逮今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如此乃知天人之際不可誣也惟先格王正厥事上以動天意下以感人心天意人心去就之際間不容髮動天以寶而不以文感人以行而不以言正在今日臣願陛下萬機之暇中夜以興仰思祖宗勤勞積累基高宗廟諱界付之重俯爲子孫蕃衍衆多萬世無窮之計留意於賤臣之言夫心之精微非書之所能盡也陛下清燕之間何惜榻前咫尺之地不使臣進對得盡其

心以報盛德伏望 聖慈特降眷言許臣不隔班先
次上殿及與衆聚議庶幾芻蕘之言或有消埃之補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也
于冒天威無任戰越惶懼之至

召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劄子

宣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都堂議事訖隨宰執赴文字庫祗候引對具已見劄子

臣伏覩 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
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
悔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掊

克之法招徠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 皇太子
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
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方無
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
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蓄銳深謀待時而發其意不
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蕭然無藩籬之固不知何以禦
之今日之策所謀得則 宗社安所謀失則 宗社
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 陛下審料事勢度以
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爲苟且

僥倖覆藏隱諱以趨禍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爲安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論陷夷狄之憂皆在決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

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遷將勵兵躬臨訓練降詔問罪消日啓行以憚戎心以鼓士氣驅逐醜虜保

欽宗廟諱

舊疆此上策也中策莫如

堅守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

宗廟社稷朝廷宮室

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密邇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聯營環衛有虎貔之師運漕東

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舍此安歸定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効死爲期舞鬢欲委之意既務鎮靜又施權謀遣帥出師分屯傍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設使犬羊之衆敢肆憑陵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畧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爲避狄之計如大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户知之臣亦疑聖意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議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

兵而不起淮浙兵二也搜欄汎汴舟船三也建牧四
也爲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
甚害也臣竊痛曾不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
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邇必潰是以中
原畀之豺狼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
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 陛下雖命 皇太子建
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必不得已
臣有愚計顧恐 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儻不
契 聖意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敗必死於亂

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爲 陛下
試陳其說 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 皇太子留
守以係人心以捍大敵以保 陵寢宗廟社稷是也
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郡國則
皇太子監國此特國家間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
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
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
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

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
然當時之議曾不早定後世惜之 陛下度今日人
心已搖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則守而勿去可也
度不能守則胡不假 皇太子以位號使爲 陛下
保守 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 皇太子
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
在此一舉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况今日之事寧復
有大於此者乎臣素愚直感戴大恩所以不避重誅
爲 陛下言此者欲 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交

遜之際燦然明白而使 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
蒼生有所係屬 陛下如釋重負享安逸於無窮而
以死 宗廟社稷之事責 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
夫豈不美哉敵情難測卒然有急然後議之則無及
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
惟 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繩帝堯
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 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
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平蠱之禍息臣頃以論
水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列以上封事朝奏暮

召以蠟蟻之微敢言大計豈非 祖宗神靈啓悟臣
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刺血
親書于冒天威無任戰越俟死之至取 進止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卷四十一

六十七

卷四十一

二十六

連月



梁谿先生文集卷第
四十一

白雲齋

表劄奏議

上 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乞尊崇 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論禦寇用兵劄子

上 淵聖皇帝實封言事奏狀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日

十四日 淵聖皇帝受內禪公
二十六日 上實封言事奏狀

右臣伏覩 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撫臨萬邦天地神
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海寓

騰歡 道君皇帝體道法古因天順人不貳不疑傳
付大器授受之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何以加此
下視漢唐無足比數此誠 宗社之休而生靈之福
也然臣竊謂 陛下主鬯眷宮茲踰十年孝友之美
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 道君皇帝眷佑一
德方茲艱難付以 宗社生靈之寄天之所歸豈曰
人力然而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
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 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
不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戎狄使中國之勢尊內

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所以付託
陛下之意哉邇者道君皇帝下罪已詔罷不急
之務蠲煩苛之令除掊克之法招來忠讜之言討論
捍禦之策唱於前陛下不可不和於後造於始
陛下不可不續於終正猶堯之禪舜論共鯀兜苗之
罪皆在堯時而四罪之誅使天下咸服必居舜日然
後元凱可進法度可修四目可明四聰可達庶政惟
和萬邦咸寧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仰惟道君皇帝
既已爲宗社生靈之故親御翰墨悔前日之非播告

卷之二
四方不匿厥旨矣則夫左右恩寵之臣造作邊事養
成禍胎屢覆王師貽患宗社有如童貫者招權怙
勢首爲兵謀以佞倖之姿據師保之任有如王黼蔡
攸者以穿窬之質挾姦雄之謀作奇技淫巧以蕩上
心運花石竹木以斂財賄剥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朱勔者豪奪民田倍
斂財賄剥下奉上依勢作威有如李彥者恃寵眷之
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衛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
罪實比於四凶誅宜行於兩觀陛下以其久在
道君皇帝左右之故未欲誅殛亦宜流竄遠方以正

典刑而自即位以來今已累日寂然未聞決斷之詔
群心憂疑其何以仰副道君皇帝畀付之意上應
天心下順民欲而使夷狄知中國之威逡巡而不敢
進哉臣愚伏望陛下運以乾剛照以離明爲宗
社生靈大計斷而行之天意昭答人心悅服則夷狄
不難禦矣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
陛下即位累日而未行虞舜之政臣竊惑之至於宰
相臺諫之臣亦宜罷黜孝宗廟諱擇其人以協惟新之政
何則天下之事惟宰相可行而臺諫可言坐乎廟堂

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與天
子爭是非者臺諫也宰相得行其道臺諫得行其言
一失其職則爲宰相者何以揆百官而撫四夷爲臺
諫者何以糾官邪而諫王惡冒寵尸祿無補國家噤
默不言致危宗社其罪豈淺淺哉臣竊觀道君
皇帝深悼前失欲收天下之心而降哀痛之詔罪已
之言所不忍聞仰讀之人爲之掩泣此誠禹湯之用
心也抑畏之極至於感疾遜位退居舊宮人主如此
而宰相臺諫之臣偃然如故恬不爲怪此何理也譬

猶庸醫之療病已致人於危困猶且顧視財賄自爲
身謀不忍捨去而慮他人之軋已也求病之瘳豈可
得哉爲今之計正宜深訪博採求人於閑廢踈賤之
間所謂擢卒爲將拔士爲相者正今日急務也惟
陛下留神幸察臣愚贊無取惟好讀書深考古人論
議天人之際竊有所見往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
水變異至大嘗具狀奏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區區之
誠以謂陰氣太盛恐有盜賊夷狄兵革之事有其兆
而未見難於顯言故欲面奏尋蒙謫降惓惓之忠無
以自達去國七年而盜賊夷狄之患相仍如此乃知
天人之際若合符節不可誣也請以比年以來天人
之際及今日之事爲 陛下詳言之崇寧之間蚩尤
之旗見其長半天宣和之初赤氣夜起自西北至於
東南北此皆兵象禍大而應遲今年冬日之至熒惑入
南斗端誠殿稱賀聚鳴于廷此皆不祥之兆惟正心
修德大有變革乃能銷弭禍故導迎福祥昔宋景有
善言三而熒惑爲之退三舍此必至之理不可忽也
陛下傳位之初前兩日昏翳四塞日光不明陰慘之

氣無風而慄至暮日入赤光散溢此君道衰弱議論
未決之兆也 陛下即位之日日暉五色帶黃赤珥
兩日相摩正同 藝祖受命之應此天人協贊之符
也然而御垂拱殿見羣臣之後蒙氣四起暴風從西
北來越翼日天氣清潤日華騰輝明而未融方中蒙
氣復作至暮乃散自竊以法推之日者君象君以剛
明爲道君道明則日光盛而羣陰伏今如此者殆
陛下即位之初退託謙損未攢權綱之所致也平時
猶可如此今事勢迫急夷狄寇邊日有變故乃宗

四五

蓮光

杜安危之秋豈可平時比哉 上天垂象所以警戒
陛下者甚厚願 陛下察臣前所言密詔親信大
臣條具過惡之甚者明正典刑過惡之輕者量加貶
謫然後下寬太之詔一切不問其餘以安反側則主
勢強而天意得人心服矣推此以往雖致極治之太
平可也臣素愚直爲衆所知方 陛下聽政之初昧
死上狂言惟 陛下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
甚取 進止

乞尊崇 道君太上皇帝尊號狀

某伏覩 道君皇帝斷自淵衷傳位 皇帝交遜之
際燦然明白雖堯之禪舜無以過此下視唐之諸帝
夫何足言其竊以謂名號之稱宜極尊崇以彰盛德
伏請尊崇 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
曰道君太上皇后務合典禮以昭示四海而垂無窮
伏乞朝廷詳酌召百官赴尚書省集議施行

論禦寇用兵劄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旨召對延和

呈 獻進

臣伏見金國敗盟大兵入寇郭藥師以常勝軍叛遂
陷燕山人馬兩項決策深入一項自北方入者圍安
肅軍犯中山府以窺河北一項自西北方入者破代
州犯太原府以搖河東兵勢迫急 宗社可憂而廟
堂大臣紛然驚擾初無禦賊先定之計所布命令皆
失事機使四方無所適從萬民無所歸仰而 陛下
初即大位退託謙損未奮乾剛威信未立號令未行
賢材未登萎邪未去其何以禦捍大敵保守 宗社
以副 道君皇帝付託之意臣不敢遠引前古多設
蔓詞以瀆天聽謹以管見具方今禦寇用兵之急務

畫一條陳實皆至計伏望 瞽慈特賜親覽有可採擇而行之天下不勝幸甚今具畫二下項

一今來金國入寇合爲固守之策遣帥命將召募兵夫廣張聲勢聯營接壘屯駐要害之地堅壁深塹勿與爭鋒待其糧竭氣衰徐議攻戰絕其餉道扼其歸路使虜驚顧一鼓破之如漢用周亞夫破七國之策前漢亞夫列傳可以爲法

一今來金國遣使有所邀求臣雖不能知其所邀

何事然以意料之不過五事欲求尊大之禮一也欲得歸明之人二也欲厚邀歲幣三也言我首敗盟約過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竊以謂金國欲求尊大之禮當屈體事之如文王之事獯鬻以紓一時之急無不可者欲求歸明之人當盡與之遣兵裹送以禁大信我辭既直而可以無狼子野心之虞養濟匱財之患一舉而三策兼得無不可者欲厚邀歲幣當答以舊約以燕雲歸中國故

歲幣所以加倍於大遼今既敗盟盡取燕雲
之境豈可復增歲幣爲兩朝赤子之故不敢
愛惜且如舊約已爲過厚至於欲求割地則
祖宗境土爲人子孫當固守之雖尺寸之地
豈可割以遺人夫夷狄貪婪無厭設使割地
復有所求將何以賂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
賴塘泊爲固今悉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
彼何以立國當擇辯士奉使以死爭之

一今來禦掉大敵當擇大帥三人以朝廷大臣爲

之一人帥大河以北屯於真定一人帥大河
以南屯於瀘滑一人帥河東屯於澤潞許以
便宜從事不從中制所統將兵各以十萬爲
率據要堅守孝宗勿與戰使其有所顧望不
敢深入設使深入絕其糧道徐議攻戰度萬
全然後舉師虜必退遁

一諸將統兵每將以五千人爲率擇有權略武勇
爲士卒信服者使爲之人材不足則召募武
舉及第并曾立邊功之人召問方略擇相貌

耆老識見高遠者道材錄用責以功效

一諸路募兵全未辦集欲乞先會計畿甸禁兵及選諸色廩軍可用者充及起保甲出內府錢帛召募畿甸之民刺手權充鄉遂之兵優與贍給事畢放還歸農以二十萬爲率與已起發兵通爲三十萬分隸三大帥諸路有召募到兵續次分撥及屯駐畿甸

一軍前糧草錢帛各選差轉運使副各一人專行管高宗廟諱計置並自中都應副不得搔擾逐路

人民及乞降見錢麥京東西淮南兩浙轉運司高價糴買斛斗應粟米大麥黑豆皆可充數多方和准計置舟船京東自五丈河西京自蔡河淮浙入星夜疾速起發應副仍每路料定數目辦集優與推賞

一諸路兵器並召募人管押上京赴軍器監納優與酬獎

一畿甸并近京州縣應官戶馬許留一疋其餘并私戶馬並籍定拘收優給價直分給將士

一並河州郡具覓今守臣姓名揀擇內有疲懦癃
老之人選差素有風力強幹者換易許以便
宜從事在朝無其人則召自外方起於閑廢
務在協力公心推選

一河北河東郡縣令堅壁清野人民入保使虜掠
無所獲糧餉有時而窮太羊之衆難以持久
一沿邊並塞諸郡接地圖相形勢使各聚兵控制
要衝扼其歸路擾其餉道使有所顧望不敢

深入

一夏戎窺伺中國已久乘我之釁安知無跳踉之
心當議備守

一國家四京惟西京城壁不備密邇陵寢理宜
修備以嚴拱衛之勢當詔守臣用見兵及募
人修備責以近限乘此農隙可以集事此最
不可緩之策

一京畿屯兵及見在禁旅宜於近郊講武訓習
車駕臨幸以賞勸之勞問將帥如漢文帝勞

周亞夫故事

一措置將帥兵馬如已辦集宜下親征之詔以鼓士氣以憚敵心如本朝真宗親幸澶淵故事

事

一近降赦書麻制詞臣不工叙述無法全不曾該
載道君皇帝以憂勤感疾遂位陛下主
鬯春宮膺受天命之意道君皇帝傳位手
詔行遲而赦書行速臣恐四方疑於觀聽欲
乞別降手詔叙述詳備指事明白依赦書例
日行五百里以解四方之疑

三十六十

一近降哀痛手詔集四方勤王之師許令知州縣
令募兵赴難竊恐天下搔動別致不虞欲乞
降詔罷之起州郡見在禁兵及福建槍杖手
湖南北峒丁仍仰安撫鈐轄司選差武臣管
押赴闕

一近遣密諭官事屬搔擾欲乞並罷有所調發只
直降詔旨委本路監司知通當職官應副施
行

一今來探報賊兵入境祇是憑常日馬遞急脚遞

鋪兵士深慮不可憑仗探報失時欲乞逐州各置烽火卓望及差人兵別作一項作白旗子探報給降銀字牌爲號優與請給

一東南漕運饋餉京師控引江湖道里遠涉金陵發運司措置應副宜選公忠強幹素有風績之人委以轉輸大計如唐韓滉以鎮海軍節度使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事在唐韓滉本傳可以爲法

右件所陳盡一捍禦大寇二十事皆當今之急務

宗社之大計伏望陛下降臣章與大臣議詳擇施行取進止

